

两代仇

长江

书借

芒外

本不

基怒

新唱本
农村

贵州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田家两代冤仇深，妻离子散泪淋淋；
地主恶毒似豺狼，杀人灭口不留根。
多亏来了解放軍，穷苦人民才翻身；
两代冤仇得雪报，田家母子死又生。
新旧对比真鮮明，阶级教育意义深；
好了疮疤莫忘疼，建設祖国鼓干劲。

目 录

引子.....	1
---------	---

第一章

暴雨.....	3
下佃.....	10
放火.....	17
遇害.....	25

第二章

逃奔.....	30
卖丁.....	36
遇救.....	43
入獄.....	54

第三章

春雷.....	61
同志.....	68
重逢.....	73
打狼.....	85
尾声.....	89

引 子

拨动琴弦声連声，
我来唱段真事情，
莫看全是口头語，
句句都用血寫成。
提起万惡旧社会，
劳动人民苦难深，
地主老財心腸毒，
穷人血汗被喝尽。
从头細唱田家事，
两代深仇血淋淋，

倒干滔滔长江水，
阶级仇恨洗不清。
黑暗岁月虽过去，
好了疮疤牢记疼，
如今翻身幸福长，
忆苦思甜莫忘本。

第一章

暴雨

貴州有个务川城，
城东有个天明村，
村东有个青石坎，
坎上有家种田人。
男的姓田名玉順，
女的叫做李明珍，
祖祖輩輩勤劳动，
苦为地主把田耕。
上代累死下代接，

代代飢寒腰难伸，
玉順夫妻都勤劳，
还是貧无衣遮身。
那年二月发大水，
天昏地暗雨傾盆。
明珍生下一男娃，
增人增口愁也增。
奶娃下地哇哇叫，
风啸雷鳴雨更緊。
暴风雨中儿出世，
爹娘起名叫水生。
草房漏雨又透风，
屋里屋外分不清：
屋外山洪如瀑布，
屋內渾水齐腰深。
顧得人来难顧物；

撈起碗來鍋又沉；
破爛家什隨水漂，
谷種糠壳都沖盡。
狂風暴雨陣陣緊，
平地湧起浪千層。
初生奶娃聲哭啞，
娘抱懷中緊貼身。
一行苦雨一行淚，
行行打碎窮人心。
財主豪飲酒狂醉，
喜慶生財有機尋。
嘩啦一聲茅屋塌，
明珍當時被打暈。
破船難經大浪卷，
又添新愁無窮盡：
沖光谷種怎春播？

塌了草房怎安身？
穷人苦日怎么过？
重重苦难何时尽？
一夜暴雨刚刚停，
村头又起狗叫声：
地主王春出了府，
管家打手随后跟。
小户穷家忙拴门，
姑娘媳妇屋里奔；
大人小孩家头坐，
怒在心头不出声。
地主头戴金瓜帽，
锦袍马褂绣兽纹，
八字眉下米豆眼，
鹰鼻黄牙口如盆。
手提一根哭丧棍，

跛脚駝背頸長伸。
橫行鄉里稱霸王，
窮人叫他王煞神。
今日出府無別事，
巧立名目把財生。
說他祖墳被沖垮，
全村應出修墳銀。
成人派米五斗整，
娃娃四斗零九升。
管家挨戶分派完，
限期三天要繳清。
玉順听罷心不服，
想要當眾把理評，
明珍含淚苦苦勸：
忍氣莫把是非生。
玉順暫壓心头火，

找到管家去求情：
“我的女边才坐月，
奶娃还是光襟襟；
草房又遭雨打垮，
实在难出半分文。
望求老爷行方便，
免去我家修坟銀。”
管家听罢眼一瞪，
张开狗嘴就伤人：
“好个混蛋田老幺，
胆敢违抗王府令。
冲垮坟山坏风水，
断了龙脉大事情；
若是王家不发迹，
天大責任誰担承？
你家那間狗窩棚，

妄比王府富貴坟。
坐不坐月我不管，
不繳米款要押人。”
煞神在旁早发火，
鼻里挤出一声“哼！
誰要种我王家田，
就得服从我王春，
若有半点不順从，
休怪王某不留情。”
說罢袖头猛一甩，
神气活現走出村。
狐羣狗党刚轉背，
全村咒罵声連声：
王家祖坟遭水冲，
关我外姓屁事情。
明是借口来敲詐，

財主狠毒逼死人。
大路不平尚可鋤，
豺狼難改吃人性。

下 佃

三天限期眨眼臨，
村中響起悶鑼聲，
催促佃戶村頭聚，
象是閻王來勾魂。
老槐樹下擺桌椅，
鉄算盤邊放賬本，
另有一套黑心斗，
每斗足有十三升。
煞神香木椅上坐，
狗腿吆喝忙不停，

佃戶弯腰低头站，
愁在脸上恨在心。
管家挨戶把名点，
繳不出者要听清：
“每斗每月三升息，
秋后不能短毫分。”
点过一戶又一戶，
接着点到田玉順，
沒等玉順把头抬，
管家一陣假笑声：
“老么不必再忧心；
你家困难我知情，
准你緩繳三成半，
余尾寬限秋后清。”
象是惡狼对人笑，
玉順疑惑不敢信。

只見山中狼吃人，
哪有野獸長人心。
管家眯起耗子眼，
又是一陣假笑聲：
“欠條我都早寫好，
你快蓋上手指印。”
玉順低頭苦思量，
心中主意難拿定：
若是真把手印蓋，
又怕大禍要來臨；
若是不把手印蓋，
眼前困難實在緊。
想來想去無辦法，
硬起心腸蓋了印。
蓋罷手印剛轉背，
管家又說有事情，

綳緊臉皮收了笑，
叫声：“老么你听清：
王大老爷已吩咐，
你的地方另佃人。
两天以內就下佃，
田地交給王云倫。”
象是当空一声雷，
打断佃戶命根根，
山旋地轉天昏暗，
万支乱箭穿在心。
人說世上豺狼狠，
地主比它狠十分。
玉順越想越气愤，
去找煞神把理評：
“我不欠租不欠粮，
下佃根据啥把柄？”